九華集

八

欽定四庫全書

九華集卷二十二

宋 員興宗 撰

眉山因禪偈

眉山因禪西歸稽首九華居士覓圓泉句以孟龐泰居士夫右多病多瘦多忘無句可覓因嘴謝漆泰曰不敢覆蓋耳

有因無因南來西退此路不屬離微觸著虛空便碎若

人歸去問新奇拈出石頭弃土塊

靈隱遠禪師偈

其不言則寂然不動古塔無縫其或言則天地爭田疾風迅雷時乎不渾護強中擒呂布神乎不盖藏萬衆取顏良信此阿師或語或嘿一弛一張真能破圓悟之骨髓而搯臨濟之脊梁乎不然則老老大大鉢盂中走馬而不蹟針孔裏過箭而猶強也

祖和尚九夏供主偈

禪師印印兄請九夏供主而祖其一也治行索
歌或詩或記或序九華曰吾病少韻吾何詩
吾言賤簡吾何歌吾揣事不知紀前不知載
後何記何序祖曰恣夫子之所以九華稽首

為說此

上人奇特現希有願以身心遍塵剎將遊族姓及貴奢
漸至諸戍陀羅等一切納縛諸精饌庶以莊嚴上妙供
布施受施等虛空是雖名施無施者譬彼優曇鉢羅花

旋開旋合見殊勝而實無能開合者是諸喜捨心不著
速分別境亦如是我說是人獲福報等金剛玉堅不壞
隨圓隨廣不住施如迦諾迦所有色稽首蜀峰無學尊
為現種種作証據聖心不動心遍滿是則施者真依仗

眉山源和尚偈

眉山源凡嚮者共為中巖雲月之遊今歲事
荒老矣得再見於都城頂門赫赫贊嘆不及
源又請言分之偈復此露布

舌奮兮南箕身藏兮北斗諸方快把雷電此老更解赤
手若非白雲派下跋脚驢即是佛日庭前喪家狗

照上人化創三教殿偈

上人照欲於元帥故基建三教殿并望嵩閣
棟幹椽礎仰來施者九華居士貟某為說一
偈以唱衆

大道夷夷非北南東能所既立則亦相攻孰體其初我
靜屢空如百千燈亡照不通如萬竅怒鼓以一風非三

非一理遺則融破若附離惟道人嵩日照有稽且柱且墉三聖淵淵疇將無同我非摽人人則我從苟謂不然識者其恫

九江演老偈

疑甚之字品字直恁横說竪說一味起蠹苴十分呈醜拙乃其臨濟兒孫至子孫殃咎不歇諸人更欲即此形覔此心大似仰虛空而釘橛

疏文

大悲閣化疏

佛滅度後閻浮提衆生慳吝鄙忍增長上病有大醫王大悲菩薩對病為藥藥去病已實性實住曾無有相何見有我以無我故眼目臂指一時都捨然此菩薩是中雖捨實無捨者何以故衆生妄執顛倒想故今是某人發大誓願起平等心作是莊嚴而汝諸人見如斯事起平等施常如大士即捨非捨諸妄盡滅是名第一希有功德

為洞元通一大師宋清惠設酒供疏

伏以米父麴而麴父米生乎甚眞卿君我而我君卿動亦忘趣既一生之可了縱百榼以無餘方兀兀而理觴漸融融而似道恭惟洞元通一大師德充至味妙嚥天津挼醪招絳府之醇嗽液小玉池之潤聽此風而議所以興謗何傷人皆勸而獨不聞泛觀不礙似亦非醒非醉豈論中聖中賢江南里唱白銅鞮肯銜其濁蜀道旁通小有洞咸挹其真混沌斯遂溶溟且竭

轉玉屏大藏疏

法語如倚天劍衆目騰輝正眼猶靜月輪萬波分影言無住相用即隨緣舊傳玉屏之峰特秀金僊之地空山埋照誰窺寂照之功古佛更生久說無生之話故寶笈得脫蛟涎之蠹而瓊文遂放鼇嶺之光事不偶然意有定數衆今雲集千燈安可覆藏語出雷音三藏斬新拈過式資妙施共作偉觀

宗印化出家疏

鬚髮種種是煩惱根般若頭頭真智惠炬欲洗一塵之障願披三事之衣望為周圓共諧勝果

胡道者化出家疏

盡大地具一正眼叅學何施彌法界傳六祖燈擬倫不及直下便求剗草何妨先趣非家共證有緣人同占無盡報

蔡道者化出家疏

選佛當勇選名當退拈花一葉人中人剗草三更會不

會蔡道者無自悔染衣將相即法王髑著須彌百截碎

雜著

求心

儒之師者皆師聖人師聖人者不如師其心蓋師聖人而得其心心得則雖不必聖未嘗不近聖也失其心而師其言雖謂於聖人有得而實無得也夫先王之道滿門然聖人傳之至諸儒失之何也知求聖言不知求聖心也故學者之學莫非求心何者經之光華可以言遇

而不可以言執也執之而求聖則聖淺矣揚雄無得於論語而借論語束晳無得於詩而借詩陸長源無得於易而借易王通無得於書禮樂而借書禮樂彼不得於心而大為之名故賢者識之而譏之不賢者不識而惑之嗚呼是於聖人之門求言過而用力微若舉一羽之不能而謂能負九鼎也哉

觀物

九華曰鑑之觀象也不隱萬物之形故物無遁形聖人

之觀物也不異萬物之情故物無遁情聖人非好異觀
乎爾也天其穹乎亦物也地其施乎亦物也萬物之物
亦物也人我之相物亦物也是以聖人不以我觀物而
以物觀物既以物觀物則天地之始不異萬物之始萬
物之始不異一人之始故曰天地之道萬物是也萬物
之情一身是也聖人之善觀者能不遠物而已矣人之
以物而遠人不可以為善觀聖人則一切致意焉萬物
之相埏悠然出遂然生休然止者是物也植物之初受

物以形載物以性備物以體形不可盡故聖人觀象以盡形性不可逹故聖人觀理以逹性體不可備故聖人觀數以備體形也性也體也物之所由起也象也理也數也所由觀物者也聖人至於是極矣

與僧悟純道者思一字說

有思則衆生相無思則瓦礫相必也有思無思然後離相有人于此不觸而思思而一即為證道之候矣悟純道者既以純自名由悟涉入當有造於思一者雖然純

由悟入則純由得而見也思不離一一不離思則三世如來亦覷不著矣純勉乎哉隆興甲申春二月晦九華子書

禁淫祠

啟母之賢史稱靈見乎石矣啟母固賢也靈見於石啟母何小乎子胥赴江韓氏稱其靈著為怒濤矣子胥固怒也何乃遂激為濤乎湘妃之淚唐人稱斑綴於竹矣湘妃之淚固有也何乃色變於竹乎此皆世儒辯家樂

大為之名以神其廟以蠱後來或者信之故淫祠之類由此而蕃也晉魏以下治象飾材丹漆告具類無可名者故江東之項氏西蜀之望帝岐上之杜伯嶺海之翟母金馬之靈碧雞之神淫名越號皆非記之所謂有功於民以勞定國能捍大患而在祀典者也

墓誌銘

李日昇墓誌銘

李日昇者吾同鄉人也據李氏家牒九世祖廷翰通判

登州本簡人徙居於陵陽之仁壽世隱畎畝日昇生七十有四卒於紹興之乙亥葬以辛巳之冬墓於所居之里所先是日昇有子德輝蚤世獨嫡孫邦光侍養後前常誨之曰來汝能法我力詩書以藩吾門吾志樂也令里有通儒胥親之於是歲己巳邦光執贄拜吾廬下承奉菽水恭甚三返吾竟以諾久之予因間問邦光翁為人何若曰翁平居不易言不以事不造公寺喜讀書樂於耕事予即嘆惜謂爾翁所為者當與若共效之後偕

二三子即翁壠上見其執意力耕厲志不怠則曉之曰老父而歲往矣何至苦身甚勤如此翁曰吾聞之天下之事為者昏昏則報者沒沒豈文事固然耕事獨無然乎吾喜其言退謂二三子曰之人乎誠愿人也昔漢盛官儀於竟陵百姓聚觀漢陰老父獨不觀而耕事不輟也彼老父者豈以天下紛華之動而易吾耕事哉彼其中則有處也今之人華顛在畝畝不易操殆有漢氏之人之心乎二三子其識之後七年卒邦光求屬予言而

為之銘曰

仁而壽晦而勤卜於斯固且寧

左奉議郎致仕貟公墓誌銘

貟氏自唐半千而次咸有代序具家牒興宗鼻祖任城令君諱延禀資夷澹嘗習道論於陳圖南所圖南者高世士所謂希夷先生者也希夷為人師友造化草芥視諸公貴人者一見任城遇之謹每謁入任城未嘗不趨風而庭執禮恭甚最後告歸蜀圖南出一編書遺之曰

子誠去我矣乎我亦有以遺子矣子勉之無病負宗之無人負宗有人焉子率禮而不越韜德而不耀是不三世子孫其殆有興者興則衣冠世冑冑矣是書所以志也任城因避席再拜敬承其遺以去徐田發其書蹤跡之古方書也任城竟老於三嵎以死死二世生曾伯祖諱安輿次諱安宇皆以學自力登進士第而安輿者字文饒詞最高偉大儒蘇洵明允文同與可皆與之定交此兩人者立名天下於世無所推第獨敬尚文饒甚備

與可嘗曰文饒樂府高處當苗裔騷人抗衡張籍何適令人也當時通人稱謂其嚴類此官終屯田員外郎予子思亦第進士安宇終朝奉大夫知眉州眉州生石石生公公諱南圭德温其字也常出後從父當晝幼開敏得經史之讀有不煩切諭者里之長老憐異之雖童子朋遊例不敢狎以語未冠偕羣從出觀所謂家校者文籍放紛退忽忽不樂曰嗟夫東里圖書先世所以業子孫也獨柰何不業於是而飽嬉於是貟宗豈欲終已耶

中書舍人在鄉校雅故知公至是禮遇甚恩一日笑謂
公曰子吾故人也故人欲通至言何如公曰請受命文
縝曰聞之時趨之士就學者有方就禄者無方今京都
縫掖牽連求合用此道也德温儻亦有意乎吾欲羽翼
子名以就子也公矍然應曰嗟嗟我何為至是舍人素
所以友我者必將有以取我也今不察其行孚其心所
取我者獨何與盖君子達道以充位於位猶避也道則
不正何所觀赴位則不正何所則效士叛操履而托名

於氣力之門士亦安以為也舍人休矣文縝嘆曰德溫
之見至爾乎始吾以子樂易可友今知其可畏者也丞
相以故遇公過平生居無何公病而西丞相竟當國公
閉户追條舊書不形纖芥媢傅之意紿與甲子復試外
省合其格蓋距丞相之亡餘二十年矣虢禍主綿州彰
明簿府州素聞其聲扳攝州學教授諸生質經詛究源
委有暇日者頃之兼領州掾時茗使韓璆好氣數繩郡
縣吏人人惴恐會飛語有言閲之通守某以倉庾自入

官不呵詰我曹我曹寧樂輸耳逮公至算入遂倍後邑長攘之以為已功公竟安之弗辨也以考升從政郎為綿州録事參軍益倦世故遂謝病以左宣教郎老焉覃恩轉奉議郎賜五品服初公之欲老年未七十精爽甚習於事尚有絶人者里人或勉之曰丈人生平植立良苦矣幼而學老而篤幾晚而仕仕未幾而去丈人投迹於世寧能獨高乎且又何以見志公曰汝錯矣勿言此吾志也自吾先世世陳義咸有本末凡知止即義也競名

安字騤第進士而三嵎之貟滋大安輿者字文饒才茂
異常與西州處士蘇洵明允張愈少愚通書周旋文誼
當是時巴蜀學士深心翰墨者莫不共高此三人安輿
後纔為屯田貟外郎喪官下隆山長老共戚之謚曰文
質先生至今人猶以為文也文饒生當俟當俟生之之
有子男一子女二季即夫人也幼明悟即喪父姆保常
占韻語投日誨之已能貫貫不亂姆拊其首曰是真文
饒孫子耶惜非子男可屬宗家者不然文饒為不沒矣

既亂至笄作止有矩母及家之人平章曰女甚才於法
不當與凡子會眉山孫氏以名通母喜曰是故少師家
子吾聞少師法度士其行冠冕一方其子固可女也於
是以歸書言書言為人志高亮喜傾賔客亦多慕尚者
請謝無虛門夫人理内必櫛首盥手日勑婢子奉酒炙
相屬雖風雨不憚也書言以故游道益廣及春秋有事
在廟則先事以戒細大翼如也以進既事乃敢即安蓋
甞歎曰孫宗所以名大門者君姑典若法於今在矣屬

九華集卷二十二

宋 員興宗 撰

論語解

論語解序

萬世無弊之謂道道誠身以道之謂聖惟聖有作之謂經世非道不立道非聖不明聖非經是無以為教也故聖與道與經名之則三而復通則一嗚呼其亦可謂重哉自大道世衰聖言不作衆說互起遂使聖人之經句無

完說穿穴駁亂其去亡幾矣此非經之昧傳經者之言務為天下裂本訓與義欝欝而不伸之過也蓋六經之作夫子所以載道獨論語之作門人所以載夫子之道者世儒不學夫子則已如學之必無不該不徧以求斯道以窮夫六籍之奥未有不由此書也所謂管轄六經云者其以此哉然自漢以來老師巨儒發明大義欲究訛舛用心於此人百其說矣始以注解箋傳為不足則有訓釋義疏訓釋義疏為不足則有辯議拾遺童而習

之耄而終之其説不同其欲明經一也專門傳授習魯
章句自龔氏齊章句自王氏古文章句自張氏凡篇之
增者二字之異者四百而已其名不同而其實則一也
然而是書夫子所歷者非止一國也故言非一時指事
者非答一人也故舉非一事揆於道則其致一而已矣
而後世之耳目遑遑焉於此惑亂而不昭此何由也其
弊出於衆君子之異論支離蕩佚不究聖秘辯於前則
攻於後入於彼則出於此以是欲鳴於天下取信於後

世嗚呼其果可信矣乎雖吾亦未之信也此無他其所見也雜博故其擇也無禁不以道心明不以公心辯傳曰明明蔽其明者不見植木今物欲是非蔽其慮矧曰能窮理乎聖言猶大海也諸儒言經猶以器測海也故世以箋傳窮經而經益不可窮以尋丈測海而海亦不可測諸儒奈何其囂囂乎然則是經終不可窮耶曰奚而不可也君子以理詳之以心約之惟心之一故思之深思之深故得之精得之精故守之堅夫然後一趣於

聖意庶乎其不悖也蓋自宋興二三大儒知經之旨者亦嘗是正其繆論著其說足以反漢唐之末流而更晉魏之蠹植矣惟其能以理詳以心得故也雖然君子於此反復而擇之平心而察之君子猶有憾焉竊覸其詞於聖人之詞未必無合也吾其可復言乎窮其意於聖人之意未必皆合也吾其可無言乎故畧其詞之所以可又窮其意之所未可論於斯以備一家之載焉吾非好勝也好辯也有不可已也好事君子其詳之紹興壬申

於形而下哉將亦上達而已矣故雖欲器之不可得

而器也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君子之學也可以思而不可以徒思惟其不明則不

思惟其徒思則思或至於難也譬若井然不能不汲

羣汲則日竭不汲則日廢也人何能使羣汲之而不

竭與不汲而不廢也歟汲之亦必有道矣蓋君子思

出於不思所思正而無邪也彼徒學而不思是井之

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問君子孔子乃以不憂不懼答之及其既憂子夏則又以何患無兄弟答之是獨何歟孔子子夏知牛者畏禍淺中之人也牛宋魋之弟犁耕也以魋之故犁耕致其邑而奔齊已而奔吳牛之憂懼無能釋如此孔子告之曰汝內省而不疚乎雖有魋何足憂也子

夏告之曰汝待人恭敬如同兄弟雖無魋何足患也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
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水之源源者浸潤之起也而江河之患至於不障病
之溪溪者膚受之始也而骨髓之殆至於不治巧於
譖愬者似之矣而譖愬不免於君子而君子卒不行
何也曰是其中無淺暗之病也衆人之病暗為蔽淺
為蔽於譖愬移人而人竟不自知者以其漸且微也

君子務明而遠則交乎一語而察矣凡蔽戒者盡故也書云視遠惟明孰有視遠而不明乎

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人生而死吾知其常人而無信吾不知其可也昔者晉大饑文公問箕鄭曰救饑何以對曰以信以人情權之療饑必以食也今不言食而言信何預於救饑箕鄭之辭不已迂乎蓋鄭之意為饑之甚則晉國要

其有死者若無信則遂無以為國也此孔子去食存信之義也

行之以忠

此謂忠恕之忠也孔子曰師也過所謂過者意子張喜為絶物之行也歟為政而絶物則必有不忠者矣如以忠行之則為政之仁莫大於是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韓退之所謂某能是是足矣以為良人善人矣君子

欽定四庫全書

九華集卷二十三　　宋　員興宗　撰

老子解畧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者無狀之狀也人欲狀之則過矣故無名者天地之始也自然者至矣極矣蓋未始有夫物也俄而有物矣有物則可命也雖然有物則可命之以有未可命以衆有也故有名則為萬

始有回回遺其身矣故人不堪其憂則回也不改其

樂此之謂無患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

見吾之所見則衆人之所見也離婁之見則必視於

衆人所不見者也而其見可葢乎此之謂夷聞吾之

所聞則衆人之所聞也師曠子之聞則必聽衆人之

所不聞者也其聞可一乎此之謂希衆人競力於搏

烏獲無攫焉烏獲以搏之而實無得也此真搏者也

此之謂微故道無可聞也無可見也無可執捉也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摶之不得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所謂士則事道者也微者道之心也妙者微之極也玄者妙之門也通者玄之用也其來無旁其去無迹退藏於密葢知矣故不可識

容乃公

無所不容則融彼我彼我內融安得而私乎

荒兮其未央哉

方其隅而央其中也吾道至大故無門無旁則四達之皇皇何必央也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

衆人葢味太牢矣非味於無味也遊於春臺矣非遊於至遊也是故其卒無味其終不遊以其知至味至遊也真人之實其腹者淡乎其無味真人之遊無方者視之不可見者也

何而可也曰非謂是也以聖望人衆人也以人望人
聖人也小以成小大以成大譬諸草木區以別矣故
救君子君子學道而愛人救小人小人學道而易使
也此之謂無棄人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

經曰天下之交天下之牝其交也歸斯受之而已矣
故謂之谿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者吾見其不得已

湯武之事是已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古之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則不足以取天下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

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好殺者不祥之事也持凶器行逆德試其不祥之事有道者不處也孔子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孟子曰焉用戰

惟天下之柔足以馳騁天下之至剛常樅將老謂其
徒曰吾舌在乎曰在齒在乎曰亡矣曰齒以剛故亡
舌以柔故存柔弱勝剛強之效也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傳曰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式而埶之王名虧
矣故王者以其器而示人則人并與其器而盜之器
盜則名移無國而不可亡也故居齊者聞齊之有田
氏不聞其有王也居秦者聞秦之有穰侯不聞其有

王也此以利器示人之罪也易曰喪其資斧此之謂也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為貞而貴高將恐蹶

一之義難知也一之時義大矣哉聖人之至於斯也

吾不得而知也今以意窮之則一之義其猶水乎水
實無分於東西而水未嘗不分於東西也一雖非欲
以致用而致用未嘗非一也水之導也浩浩湯湯激
而四出由是而為江為河為海放而為溝為瀆也而
水之不異焉則一之效也君子之欲致夫一也修身
焉所以窮理也窮理焉所以盡性也盡性者誠之至
誠之至則一之至矣致一則萬物未始不得而一也
傳曰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聖人於此必有以貫之

達形卒入乎形老氏自形而達器欲不囿於器此孔老終始致一之辨也傳曰通於一萬物畢彼諸儒於此何知焉

反者道之動

誠乎道則虛虛則明明則神神者妙萬物而為用也反身而誠誠乎吾道也所謂動之至者也莊子曰精之又精反以相天此之謂也

弱者道之用

剛强者死之徒也死之徒豈預聞大道哉故不弱不足以用道

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道乎物之所造道有無者也始也無有也俄而有氣有氣也而又有形形變而有生也生變而有物也是四時之相禪也吾能反道之動弱而用道矣則忘物也忘物則無生也無生則無形與氣也故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矣

學可學也不可致道可致也不可學夫不可致則人亦不知誰何矣莫若自反而縮也自反而縮故日損損之又損則縮之至也如是以至於無為蓋至於無為致其所自致也然後無思也無為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所謂無為而無不為者歟

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寒暑冬夏之積者也人之論夏者則曰曷為暑之之暴也論冬者則曰曷為寒之之冽也不思夫之寒也之暑也迭為無用而之有用乃其所以為大冬大夏也故居寒暑於有用不足以為冬夏取天下於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

人之役物物謂之然也故然於然莊子曰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此必有以奪諸外矣故有以不然也雖

然物固有所然固有所可物不膠我則我有以齊物
也我有以齊物則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曰善者吾
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

道者萬物之母也德者道之光也物者德之器也勢
者物之理也其母可以生其光可以養其器可以形
其理可以成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

沒身不殆

知子毋斯足矣沒身不殆何謂也以其無死地也

塞其兊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兊濟其事終身不救

兊悅也自外入也故真人塞之莊子謂開天之天不開人之天則欲塞其兊閉其門也謂開人之天不開天之天則開其兊濟其事也開天者德生故終身不勤開人者賊生故終身不救

見小曰明

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記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今善建善抱則正心者也故修之身其德乃真齊其家其德乃餘修其鄉以治其國其德乃豐卒明明德於天下其德乃普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神內靜則天和固天和固則蓧緣虛是純氣之守也

魚欲安於釜治欲安於國魚數撓於釜則無全魚治

數撓於下則無治國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

道莅天下則民皆知天樂也莊子曰民知天樂者故

無人非無人無鬼責也是以其鬼不神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

傳曰民神之主也神依人而行者也人安職則彼依

而行矣傷其主者未之有也

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解老曰民犯法之謂民傷上上刑民之謂上傷民民不犯法上不任刑謂之上不傷已猶鬼之不厲乎民民之不暴乎鬼也兩者皆無心矣此盛德之事也故兩不相傷則德交歸焉

大國者下流

水無不下此江海所以為百谷王也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老氏之所以救物也矯世而言之也故曰常善救人故無棄人

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

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昭昭也有倫也吾不及辯矣由辯之不早辯也天下之難事必兆於易天下之大事必兆於細

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

以聖人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推
而不厭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與之争
人亦持其說我亦持吾說非說之不敢說不勝敵也
故吾寧去吾說以全其說夫去吾說而全其說者此
吾有以來天下之說也天下樂推且不厭矣雖吾行
亦猶是也管子曰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
人未有不得人者也此之謂也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

是器故能為長器所謂後其身而身先也

善勝敵者不爭

易之師曰地中有水師師以衆正者也蓋水利萬物而不爭勝敵之利善之善者也

善用人者為之下

孟子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何敢與之齒也故湯臣伊尹文王臣望武臣周公桓臣管仲善雖為之下而受命焉蓋不屑也其在後世

莫非君也而不能用臣莫非臣也而不為君用此無他君好臣具所受命而不好臣具所以受命也

是謂不爭之德

傳曰爭者事之末也故天道不爭而善勝聖道無為而不爭今謂之德者出道則入德故也

是謂用人之力

我無為而用天下天下孰為我用哉由用人之力也

是謂配天古之極

堯問許由齧缺可配天乎曰彼方尊知而火馳彼方且為緒彼方且與物化夫何足以配天乎然則不競不爭而善用人以是配天則至矣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

不敢為主而為客毋乃太懦乎曰是何言也君子惟能下人也是以見下於人此其在易之師乎師之六三或輿尸凶以陰乘陽剛之罪也進無所成罪不當也為主不為客之過也師之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

何為而免乎曰岌岌乎殆哉其文為之災也故聖人龍見而尸居掃影而去跡其不欲見賢耶是謂被褐懷玉

知不知尚矣

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

暴虎馮河勇於敢者也死而無悔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不立乎巖墻之下勇於不敢者也恐傷其正命

則足以活其身而已矣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老氏之歎蓋歎時也上失其道則尚權謀尚權謀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民無聊而輕犯法故誅死者相枕也何自而畏死去權謀則無督責無督責則貴清淨貴清淨則民自定而無刑可犯矣而況死乎

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民畏死矣而有為奇者此欲振奇於民且亂民也然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

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至德之世

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

莊子曰萬物羣生連屬其鄉故鄰國相望禽獸成羣

故雞犬之音相聞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道無問問無應善者不辯也無問問之是無窮也無

應應之是無內也故辯者不善也

乾隆御覽之寶